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十八回 王隆吉細籌悅富友 夏逢若猛上側新盟

話說譚紹聞大醉之後，到次日早飯已畢，還爬不起來。王氏自去安頓別的家事去。紹聞向冰梅要茶水姜湯，要了兩三遍。到了近午之時，腫眼腫腮起來。口中不住乾嘔，頭疼，噁心。

病醒其實難過，直如一場傷寒的病症相似。見了王中，想起昨日醜態，臉上畢竟有些羞意。忽而又想起昨日樂境，心裡卻也不十分後悔。

又過了五六日，王氏叫紹聞道：「你舅久不在家，咱也該備份水禮，看看你姪子。每日咱費他的禮太多，我心裡也想著到東街走走。你去對閻相公說，要五百錢，叫雙慶兒或是德喜兒，到街上治禮。套上車，你跟我走走去。」紹聞也正想與隆吉商量些話兒，聽得一聲，即如命辦理。

吃了早飯，宋祿套車，鄧祥擔禮，母子二人，同上曲米街來。到了後門，王氏下車進去，曹氏迎至家中說話。王氏問了兄弟蘇州販貨的話，並隆吉生意的話，因說起：「昨日盛宅請他兄弟們，不知隆吉醉不醉？這小福兒半夜到家，竟像死人一般，幾乎把我嚇死。到了三更後，才慢慢哩會動彈。他姑夫在時，也吃酒，只見臉上紅紅的，便說是醉了。誰知道酒醉是這個模樣。我從來沒見過。我只指頭兒守著他一個，好不怕人！」

曹氏道：「到底端福兒是夜間回去的，這小隆吉兒第二日早晨才回來。他爹沒在家，櫃房又沒人，我一個女人家，該怎的？」

只恐怕櫃房裡有失錯。他第二日回來，一頭睡在我這牀上，晌午才起來。我才看見他的新衣都污了。常日衣服是我洗的，這一遭衣服也不知是誰洗的，早已都弄乾淨。只是有兩片澆的去處，到底洗不淨。到明日，算他赴席的幌子罷。」

且說姪子要見外甥，姑娘要見姪兒，他兩個初來時，都打了一個照面，三不知就不見了。原來二人來到前客廳中，商量請盛公子的話。隆吉道：「我那日大丟了丑，第二日才回來。走到門首，偏偏哩大清早，對門那小泉伯來取綢子。看見我身上污的，說我像是出酒模樣。又說：『你爹沒在家。生意人，小小年紀，不該如此。』我這幾日，通不好意思在前櫃上。對門值戶的，怪不中看。」紹聞道：「你出酒時，我還記得。後來就天昏地暗，記不清了。到後半夜睜開眼，卻在家裡。你姑在牀上坐。我叫冰梅與我弄的茶吃了。一兩天過不來，像是害病一般。每日王中見了我，只低著頭。雙慶兒說，我在盛宅罵了他。」隆吉道：「盛大哥開口就罵人，又該怎的？這都是以往的事，說他作什麼。但只是盛大哥請了咱，咱若不請他，還算什麼朋友哩。今也該商量請他的話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不想把盛大哥請到家裡。那王中是你姑夫慣了的人，他遇著你姑夫那一時朋友，他偏會慫恿，若是盛大哥到我家時，我情知王中一定有些樣子。若叫盛大哥看透了，他笑我待手下人沒規矩。」隆吉道：「我也不想請盛大哥到家。你看他那宅子，直像個衙門用些家人小廝，俱是有道理的。若到我這裡，先怕他家人笑話。」紹聞道：「盛大哥曾在這屋子坐過，這也不妨。」隆吉道：

「表弟不是這般說。彼一時，水米無交，是生意人，他是主戶人家，那有何妨怕今成了朋友，凡事要搭配的上。就是不怕盛大哥，也怕他那管家哩眼裡不作人。倒是表弟那邊，還是紳衿體統。你又賺王中礙眼。」紹聞道：「端的是要請的，難說放下不成？表弟想個法子。」隆吉道：「前日范姑子還想起蓬壺館抬席，咱也把盛大哥請到蓬壺館罷。現成的戲，咱定下一本，占了正席，叫廚上把頂好上色的席面擺一桌。中席待家人。」

盛大哥他是公子性情，一定好看戲的。事完了，咱與館上算賬，你我同攤分費何如？」紹聞道：「好！好！就是這般主意，你就辦理。定了日子，你就把帖子開上咱兩個名字。叫進財悄悄的與我送個信，我就來。我只攤現成分金，別的事我不管。」

隆吉道：「是罷。」

兩人又到後邊。曹氏向隆吉道：「你姑要請地藏庵范姑子說句話兒，你就沒影兒。我叫進財去了，不中用，說師徒二人俱沒在家。」隆吉道：「我在前院與表弟說話，誰往那裡去？」曹氏道：「你兩人沒吃兩盅麼？」隆吉道：「俺兩個何嘗是吃酒的人。只是盛大哥酒太壯，讓的又懇，因喝醉了。管情再一遭，就不敢了。」王氏道：「可也使不的，著實怕人。」紹聞道：「再不醉了就是。」

曹氏命廚婦收拾了一桌飯兒，打發王氏吃飯。進財兒請的儲對樓上年娶的雲氏，抱著一個孩子也來了。曹氏還要請侯冠玉女人董氏，王氏不叫。雲氏見了王氏拜了兩拜，口口只稱姑娘，著實親熱。上席時候，雲氏道：「爽利叫兩個外甥兒也在這邊坐，沒有外人。譚外甥還小哩，我也不怕他。省的進財一個人兩邊齊跑。」曹氏道：「也罷。都是親戚們哩，也不妨。」

王氏首座，雲氏陪座，曹氏就坐了東橫，譚紹聞就與雲氏靠邊坐了西橫，王隆吉北面相陪。

席完之後，說些閒話。日西坐車而回，曹氏與雲氏送至後門。雲氏也順便兒走訖。

卻說王隆吉次日到蓬壺館定了桌面，要占正座。又與瑞雲班子定了一本整戲。講明價錢，先與定錢。即寫一個「二十四日理芹候光」帖兒，下列愚弟王、譚兩個人名字，送到盛宅。方想著差進財與譚紹聞送信，不多一時，只見寶劍兒拿著一個拜匣，內中有個辭帖，說：「俺少爺二十四日不得閒，改日討擾罷。」隆吉道：「那日有什麼事？」寶劍兒道：「不知道。這是俺少爺叫滿相公寫的帖，叫我送來。」隆吉大發急，說道：「這帖我不收，你回去拿著，就說我不依。」寶劍道：「我不敢拿回去。」撇下帖子，拿起拜匣就走。隆吉道：「你休走，我就跟你去。」寶劍道：「這卻使得。」

隆吉跟寶劍到了盛宅。見了希僑，坐下便道：「我也顧不得謝前日的擾。畢竟二十四日，大哥有什麼事，俺們請你就不去麼？」希僑笑道：「其實也沒啥事。」隆吉道：「既沒啥事，為何叫人送辭帖？」希僑笑道：「那日北街戴禿兒家，新來一個人物頭兒，約我瞧去。還有一場子好賭。我想往那裡去。既是賢弟親自來請，我就不往北街去，擾賢弟就是。」隆吉道：「一再無更改？」希僑道：「啥話些。」隆吉方才放下心。又吃了一杯茶，起身要走。希僑道：「我不留你，我還有一點緊事兒。賢弟你一發走了，我也爽快好去辦。」隆吉不敢再問，出門而去。還回頭道：「二十四日再無更改，我只著人來請罷。」

希僑道：「何用再說。」二人作別。

隆吉到家，著進財與紹聞送信。

到二十四日，紹聞起來，就悄悄的叫雙慶跟著，上曲米街來。隆吉卻也是五更起來，天明就上蓬壺館安置。兩人恰遇在鋪門。到家中坐下，吃了早飯，叫進財兒送速帖，只怕盛少爺不肯就來。卻不料盛希僑隨著進財兒到了。騎著一頭新買的好驢子，跟著寶劍、瑤琴兩個小娃子。到客室坐下，便笑道：

「這不像請客的模樣，桌椅都散放著。」隆吉道：「其實席沒在家裡。」希僑道：「又在地藏庵麼？」隆吉道：「在蓬壺館裡。」

希僑道：「賢弟，你是做生意人，請那蘇、杭、山、陝客人，就在飯園子裡罷了。你我兄弟們，如何好上飯舖子裡赴席？」

隆吉臉紅道：「只因哥好歡樂，那裡有戲，所以請在那裡。」希僑道：「賢弟一發差了。我們要看戲時，叫上一班子戲，不過費上十幾千錢，賞與他們三四個下色席面，點上幾十枝油燭，不但我們看，連家裡丫頭養娘，都看個不耐煩。若是飯舖子裡，有什麼趣處？」紹聞道：「俺已是定下席面，戲本都說明白，大哥若不去，就難為死人。」希僑笑道：「誰說不去？賢弟休著急，要去如今就去。」隆吉道：「戲子也只怕等著咱開本哩，咱一同起身。」

到了蓬壺館，走堂的見了說：「爺們來了？」隆吉道：

「咱就坐在正面桌兒上。」走堂拿了一壺茶上來，寶劍兒道：

「只要一壺開水。」走堂的道：「爺們有帶的葉子麼？」又拿一壺滾水來。三人吃了自己泡茶，只見戲台上下來一個老生，方巾大袍，上前跪了半跪，展開戲本，低聲道：「求爺們賞一本，小的好扮。」隆吉讓希僑，希僑讓紹聞。紹聞臉早已又紅起來，說：「我不懂的。」希僑接過戲本，一面看，一面問道：「你們旦角有多大年紀呢？」老生道：「年輕，有十五六歲了。」希僑道：「好不好？」老生道：「他小名叫玉花兒，難說爺們不知道麼？」希僑道：「好不會說話。我們見的班子多了，竟不知你這班子。你不認的我們麼？」老生低聲道：「盛爺滿城中皆知，小的豈有不認的。當日老太爺在日，小的常在府上伺候。」希僑道：「我不點你的戲。你就揀玉花兒好戲唱罷。」老生道：「玉花兒唱的《潘金蓮戲叔》《武松殺嫂》，好做手，好身法，爺們愛看麼？」希僑道：「你就唱這本。」老生上了戲台，鑼鼓響動，說了關目，卻早西門慶上場。希僑道：「我說這個狗攆的沒規矩，不來討座了。」隆吉道：「戲園子的戲，擔待他們些就是。」

須臾，別的看戲的都來。各揀了偏座頭，吃酒吃飯，走堂忙個不了。內中一個看戲的，坐在戲西邊小桌上，要了四盤子葷素菜，吃東西看戲。往上一瞧，正是那日晚上地藏庵遇著的一群俊俏後生，心中歡喜不盡，暗說道：「踏破芒鞋沒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

你說這人是誰？少不得忙裡偷閒，把這人來歷腳色，述上一述。這個人，正是那姓夏名鼎表字逢若者。渾號叫做兔兒絲。

他父親也曾做過江南微員，好弄幾個錢兒。那錢上的來歷，未免與那陰鷲兩個字些須翻個臉兒。原指望宦囊充足，為子孫立個基業，子孫好享用。誰知道這錢來之太易，去之也不難。到了他令郎夏逢若手內，嗜飲善啖，縱酒宿娼，不上三五年，已到「鮮矣」的地位。但夏逢若生的聰明，言詞便捷，想頭奇巧，專一在這大門樓裡邊，衙門裡邊，串通走動。賺了錢時，養活萱堂、荆室。

這一日，正遇著這三位憨頭狼，早合了那日晚上打算。心生一計，叫道：「走堂的堂侍，這邊來！」走堂到了，問道：「夏爺，添什麼菜兒麼？」逢若道：「不是。那正座坐的盛公子席上，上菜不曾？」走堂的道：「戲唱了多半本，就要上席哩。」逢若道：「你與我備上四盤細色果品，拿兩壺上色好酒，還要一個空盤子。」走堂的道：「吩咐的是。」少頃，拿來。逢若叫賣瓜子的撮了一盤。說道：「煩堂值，與我送到正廳上，我與那三位少爺湊個趣兒。」

果然到了三位桌前，三人一齊起身。逢若道：「小弟姓夏，草號兒叫做夏逢若，素性好友。今見三位爺台在此高興，小弟要奉一杯兒。若看小弟這個人不夠朋友時節，小弟即此告退。」一面說著，早已把瓜子兒撒開了。走堂的放盤子，夏逢若斟酒在手，放在盛公子面前。三人俱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請坐下說話。」逢若早已放完三杯。希僑接過壺來，與逢若回盞。逢若速道：「擔不起！擔不起！」希僑叫寶劍兒看座兒，逢若早已拉個兀子坐下。三人都讓座，逢若那裡敢討僱。希僑道：

「夏兄不是當日什麼夏老爺公子麼？」逢若道：「對著少爺，也不敢提先君那個官。只是小弟今日得陪三位末座兒，叨榮之甚。」逢若大叫：「走堂的過來！」解開瓶口，取了昨晚贏的一個銀鏢兒，說道：「這是越外加的四五樣菜兒，孝敬這三位爺台。煩你再把班上人叫一個來。」紹聞也答應不來，隆吉道：「這是我們借館敬盛大哥的，如何叫夏兄費錢。」酪道：「許二位敬少爺，就不許我通敬通敬。」班上人到了，逢若又解瓶口，取了一個鏢兒，說道：「這是我敬三位爺台三齣戲。」

掌班的道：「是。」隆吉道：「豈有叫夏兄這般花錢？」希僑道：「看來夏兄是個朋友，擾他也不妨。」須臾，唱到西門慶路過獅子街，希僑道：「那妝潘金蓮的，一定是玉花兒。果然好，嗔道掌班的恁樣口硬。到明日我就叫到舍下，請三位看戲。不許一個不到。」隆吉道：「怎好常擾大哥？」希僑道：「自己弟兄，說的分彼此了。」逢若道：「三位是新近換帖，我一發該奉賀。」盛希僑道：「飛不嫌棄，夏兄也算上一個。」因問隆吉道：「這個可補得婁相公的缺麼？」

夏逢若道：「快休這樣說，看折了小弟歲數。」希僑道：「戲館也不是行禮之地，爽快明日到舍下再敘年庚。」逢若道：「這叫人怎麼處？若不去，顯得小弟不識抬舉；若去時，我如何入得叢林？」希僑道：「你不去，我就惱了。」逢若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我去就是。」希僑道：「寶劍兒，去班上問問明日有空沒有。」

寶劍上在戲台，班上早跟下一個人來，說道：「盛爺明日叫何候客，明日就去，還要問個空兒麼？誤了人家，萬不敢誤了咱府上事。明早就起過箱去。」希僑道：「是麼。」掌班的道：

「唱完《殺嫂》，原打算唱《蕭太后打圍》，又是玉花的角兒。如今中間夾《天官賜福》一出，算是夏少爺的敬意。」逢若道：「上席時，這一出兒就好。」希僑道：「有玉花兒的角兒麼？」掌班道：「沒有。不瞞少爺說，這孩子太小，念的腳本不多。一連唱兩本，怕使壞了喉嚨。這孩子每日吃兩頓大米飯，鹹的不敢叫他吃一點兒，酒兒一點不敢叫見的。」希僑道：「不叫他吃酒，這難了。」掌班道：「若是少爺愛賞他吃，就叫他吃兩盅也罷。」

說未完時，走堂的已下了小菜，時刻上的席來。珍錯羅列，這也是館中盡力辦的海味上色席面。隆吉、紹聞奉讓，希僑舉箸嘗了，說道：「這館中席面，烹調也能如此？」逢若道：「聽說館中怕孝敬不得少爺，又尋的道台衙門的廚子，加意做的。」希僑道：「我們今日就是兄弟了，如何還要這樣稱呼？」

逢若道：「該打我這嘴！」希僑道：「譚賢弟平日不說一句話，又是怎的了。」紹聞道：「我看戲哩。」希僑道：「我明日通請賢弟們，是要早去哩。」紹聞道：「常在那裡討擾，我心裡過不去。」希僑道：「明日夏兄續盟，賢弟豈能不到？不然者，溯賢弟府上，連戲也送的去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大哥，這宗稱呼又使不得。」希僑道：「你只說你今年多大歲數？」逢若道：「二十五歲。」希僑道：「你比我長。」逢若道：「你三位定盟，排行已定，我只算個第四的罷。」希僑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逢若道：「像和尚、道士家，師兄師弟，只論先來後到，不論年紀。我係續盟，自然該居第四。若算歲數，我就不敢入伙，叫人時時刻刻，心中不安。那是常法麼？」希僑道：「也罷。」

日落時，戲已做完，各家家人來接。希僑道：「明日不用我請罷。夏兄，你閒不閒，爽快就跟我到舍下，省的明日再請。

還不知你的住處，怎麼請你呢？」逢若道：「我是整日大閒人，我在瘟神廟邪街住。只是那個稱呼，我先說明了，我再也不依。」

希僑哈哈笑道：「也罷麼，我就叫四弟罷。」逢若道：「這才是哩。」

一時出館來，紹聞坐車。接的是宋祿、鄧祥，自回蕭牆街。

希僑不騎騾子，與夏逢若手扯手，步行到家。這王隆吉算盤是熟的，與館內，戲上清了帳，深黃昏才回去。古人云，君子之交，定而後求；小人之交，一拍即合。這正是：

擇友曾說得人難，車笠盟心那得寒。

偏是市兒聊半面，霎時換帖即金蘭。